

# 李地主 (一)

李靖森

## 李地主之谜

在1994年的一个秋日暖阳里,我小时候敬畏的李地主走了,享年100高龄。他没灾没病的善终,按民俗红白喜事说法,算喜事吧,亲友们除了缅怀老人家,他的人生也给人留下了许多不解的谜团和揣测的空间。

我的童年就是在他的土地上度过的,印记很深。

抗战初期,云南昆明地区跑马山下新兴起来一座特殊的文化村落——桃源新村。它是在清华学人倡导、筹划下,得到了李地主的鼎力相助而建成的疏散基地,类似四川宜宾有名的李庄那样,接纳、汇聚了许许多多资深的文化精英,在此地创办学校、探讨学问,为中国文化的火种得以传承,为战后和新中国的复兴,培养了一批批不可小觑的后备人才。

地主是当然的村长。“李地主”这个称谓,就是村民对他的尊称。那个时代,这样的称呼,十分的自然、贴切,就像当今我们对成功人士所称的“李总”、“王导”、“陈董”、“李书记”……那般的谦恭、顺口。

按辈分,我该叫他“李伯伯”,但我不这么喊。见到他,还隔着老远,就大大方方地喊声“李地主好!”,不同的是,我外加鞠一个大躬。

村民都亲切地和他打招呼,是因为我们几百户上千口人家,生活在他的土地上,在他统管的地界里,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艰苦的八年抗战,子弟的学业也没荒废,一个个身心健康地成长起来。这一切的泽惠无不得益于他“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。”身体力行的抗战情怀和辛劳付出的结果。

那个时代的村民,都没看过什么“白毛女”、“周扒皮半夜鸡叫”和“收租院”等等宣传阶级仇恨的文艺作品,谈不上有一丁半点的“阶级觉悟”。后来变天了,在所拟定的坏蛋排序中,“地主”居然还是头一号!

不过在我童年记忆的储存里,李地主仍然是位可敬的,做了许多好事对抗战有功的好人。

并且,解放后,在我所知道的土地所有者中,以及在新村生活过的人们中,他算得上是最最幸运的人!在历次大风大浪的运动中,他竟然毫发未损,甚至在横扫一切“牛鬼蛇神”,冤案处处的十年浩劫中,也居然能“全须全尾”地得以存活,还一起欢庆打倒“四人帮”,迎来改革开放,又是那样的高寿。神奇吧?!

也正是他出人意料的如此幸运,很有些传奇色彩,成了老朋友们脑海里至今不解的谜。

这里先列举一二吧。

就说他买地置业。“桃源新村”的几百亩

地,是抗战前夕,跑马山下一位砖窑主因为吸食鸦片败了家,他低价购进;而解放前两年,内战大局已定,但凡有钱有办法的人家,纷纷“含泪大甩卖”变卖家产,惶惶不可终日,为外逃做准备的时候,他却毫不犹豫地到昆明盘龙江畔的巡津街置地,盖起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楼。我上学经过他家,常常见他在院中悠闲、安逸的靠躺椅上享太阳(晒太阳),好像动荡的时局与他无关;甚至在刚一解放,他还在紧邻巡津街的盘龙街地段,廉价置地,盖了几间简易平房。

精明的他,哪来的底气竟有如此的魄力不按常理出牌?可见他之不凡!

解放后,他居然还在公安局里呆过一个时候。并不是进班房,按他的说法是“去帮帮忙”。

其实他出身就不一般。李地主实名李宗汉,字沛阶,祖籍江苏南京人,1894年出生在云南个旧的大户人家。他不怎么显摆自己的祖辈,或是不敢说。据传,其父李成伯曾任清末司法部云贵川三省监察使(家里至今还幸存有“两江总督”于成龙写了送给他的四幅中堂书法),民国初年任云南锡业公司总理。

李沛阶虽不像他父辈那么出众和显贵,但也算得上普通人中不太普通的那类。他学历不算高,毕业于昆明工业学校,但与云南锡业公司关系甚密,20岁出头即代表锡业公司与东陆大学(云南大学前身)洽谈合作事宜,并在富滇银行任过中高层职务。抗战前还任过云南建设厅交通局运输科科长;他有经营头脑,善于抓住商机,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离职“下海”,曾经管过锡业公司,抗战前后经营过华南贸易公司、鼎新火柴厂、桃源三友酒厂等企业。当然,购买田产也是他理财手段之一。他不惜余力地在商海打拼,几经调整经营方向,虽然没有一样火爆成“气候”,经济实力也就一般般,上不了什么档次,但在全国经济都不景气的抗战岁月,他的资金还能盘活周转得开,已实属不易了。

在兴办教育方面,他也是位积极的参与者和赞助商。李沛阶不仅对日后兴起的桃源新村的中学、小学付出了心血,对西南联大和联大附中也捐过款,对附中的捐款数额尚有据可查。在跑马山区还另外买过一块水田,是作为一所农村小学教师发放生活费专用的“学田”。

再说他的夫人许岫岚,那可是位不简单,也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安徽人,回族,1890年出生,比他大四岁,自小跟随美国传教士长大,文化程度和素养都比他高。她流利的英语,就连在美国生长的亲友都感到十分地惊讶;她弹得一手好钢琴和管风琴,且能边弹边一展歌喉。她是位事业型的女性,1919年,在知名的教会学校“南京金陵女子大学”就读期间,因教会工作的需要,提前分派她工作。著名华侨、教育家陈嘉庚曾在厦

门接见过她。她是基督教会早期支援边疆者,也是带队者之一,1922年就来到了昆明,受到过云南省长高规格的接见。凭着坚定的信仰和执著的精神,克服了重重困难扎根南疆,敬业爱岗,从此,为开展边疆的慈善事业,为无家可归者、残障人士、难民创办教会的职业学校等操劳了几十年。

她与地方绅士李沛阶相识相恋,终成他的续弦。这段姻缘是与她同时由教会派到云南的名医薛子谦大夫(昆明教会“惠滇医院”院长)牵的线。在夫人的布道下,李沛阶由信仰佛教转而皈依了基督教,夫妻双双都是当地知名的虔诚的基督徒。心诚则灵,在人生的危难时刻,他俩都有过化险为夷的经历。

可以说,她在教会广泛的人脉以及她深厚的文化底蕴,对夫君的事业,对家庭氛围和对子女的熏陶,无不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他们二位鲜为人知的故事也不少。很值得夸耀的是,夫妻俩曾机智地搭救过共产党号称的“大众哲学家”艾思奇;而夫人许岫岚还曾有幸当过朱老总朱德的英语教师。那时朱德任昆明宪兵司令,但一心想去欧洲考察(“勤工俭学”),需要恶补英语,求人帮忙找老师。经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(李沛阶的老师,曾任蔡锷护国军秘书长)介绍,与时任昆明育贤女中英语教师兼钢琴教师的许岫岚相识。从此朱德每天到该女中学习英语,许岫岚利用课余时间教授他英文读本一年有余。

这段往事,朱老总也念念不忘,时常提及。朱总去世后,其夫人康克清到过昆明,还专门请公安户籍部门查找恩师的近况。



年轻时代的夫妻俩



1980(或1981)文史资料调研组在昆明采访李沛阶和许岫岚时所拍。

遗憾的是,据说因户籍警察“文化不高”,将许岫岚读成“许由凤”而没找到,痛失了见面的历史性时刻。那时的许岫岚虽已年过90但仍健在。

而我家与他二位相识,是在抗战初期,特别是家父李吟秋和他一起在创建桃源新村以及办学的八年中,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未完待续,下期同版

# 留守的老少

文/唐胜一

一对双胞胎的小兄妹,放假高高兴兴回到家,不料吃第一餐晚饭,除了炒萝卜、白菜汤,就没别的下饭菜。10岁的孙女噘着小嘴跟奶奶讲:“我家的饭菜还不如学校的好哪,难吃得狠!”奶奶解释说:“你爸妈在外打工,已经两个多月没做事没赚钱,不但没钱寄回来,连他们的生活都困难了。”孙儿问:“奶奶,那你近来是餐餐萝卜、白菜,就没吃别的喽?”奶奶点点头,抹把泪,回复说:“孩子,家里要是有钱,哪次你们放假回家,奶奶不是买肉买鱼给做好吃的?”

小兄妹记起班里武同学所讲的挖泥鳅事儿,便悄悄商量着明天一早去湿润田里挖泥鳅卖钱,再买肉买鱼给奶奶打牙祭。还真别小看这对小兄妹,他们在冬田里是一挖一个准,往竹篾篓子里不断装泥鳅,乐得手也麻利不冷不冻了,嘴角边一直挂着笑。

“喂,挖泥鳅的小朋友,有泥鳅没?”小兄妹抬起头,同时回话说:“有一点。”路上的商贩说:“拿来看看,我正往村里去收泥

鳅哪。”商贩拿秤一称半斤重,计15元钱。孩子接过20元票子,说:“我没零钱找。”商贩盯着孩子问:“你们卖钱干什么?”小兄妹异口同声回答:“买肉给我奶奶吃。”商贩说:“好孩子,是这样,我就不要你们找零了。”

小兄妹拿钱去乡村市场上买肉,碰巧遇上熟悉的文屠夫。文屠夫告诉他们:“你奶奶刚称了1斤多肉回去。”“奶奶哪有钱了?”“文屠夫用手一指:“喏,这是你奶奶拿来过冬取暖的木炭卖,没卖掉,硬要抵押给我换肉回去做给你们吃。”小兄妹说:“文爷爷,我们现在有20元钱,把肉钱给你。你就让我兄妹把这筐木炭抬回去,我奶奶过冬还要这木炭取暖呢。”文屠夫立马给小兄妹伸出了拇指,称赞道:“多懂事的孩子!”接着还说:“这木炭吧,我本来就没打算要,也会给你奶奶送回去的。至于肉钱,你们莫急着给,有了再给不迟。你们手里的20元钱,最好买了大鱼回家吧。”

小兄妹提着条大草鱼回到家。奶奶见着可高兴了,急着问:“是不是文屠夫爷爷借钱给买的鱼啊?”“不是,我们用挖泥鳅卖的钱买的。”“你们挖泥鳅了?”小兄妹点点头,告诉奶奶:“你那筐木炭,文爷爷待会就会送来的。”奶奶摆摆手:“那不行,我是用着换人家的猪肉钱的。”小孙儿告诉说:“奶奶,猪肉钱我们会还给文爷爷的,下午我们再去挖泥鳅卖钱嘛。”奶奶看了看孙儿孙女眼,笑咪咪地说:“我该做饭去了。”

小孙女想爸妈了,拿起奶奶放在桌子上的老年人手机,就给妈妈打电话,说:“妈



妈,你和爸爸在外头有饭吃不……要吃饱饭喽,哥哥讲,要我和他明年都不住校了,给家里省点钱……不是不是,奶奶没有讲……你莫怪奶奶,怪奶奶我会生气的……”她着了急,“哇哇”哭起来。